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诗化语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隆化诗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隆化 (外一首)

隆化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让浪花拍打着海岸的长鸣

隆化诗选

王振平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河北省隆化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千字

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04-02463-X/I·431 每册:19.99元

隆化诗选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常杰

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舜	冯国杰	刘继文
孙仕诚	孙孟仁	杜玉堂
步九江	董景贤	潘克奇

名誉主编:赵景诚

主 编:王振平

副 主 编:(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华	牛树清	刘瑞明
李 民	沈 文	杨淑红
哈占元	赵斌宏	黄守东

内蒙人民出版社

序

刘章

隆化的名字响彻全中国！因为1948年5月25日，英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声音响彻云天，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为新中国奋斗不息。

在我的心目中，除了董存瑞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隆化产生，再就是这里是诗人之乡。“文革”前后，孟仁、步九江、常杰、白瑞兰、王晓霞，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诗句带着这片热土上的浓厚泥土气息，闯入我记忆的荧屏。近几年来，我又从省报省刊以及《承德日报》、《山庄文学报》上读到潘克奇、王振平、谷景林、王舜、张秀玲等人的作品。一个县里有这么多写诗的人，太难得了！我不否认，承德是我的家乡，那里的事我格外关心，但是，并不是每个县都能拉出这样一个诗人名单的呀！据我所知，只有山东临朐和贵州的绥阳是这样的诗乡。

现在，隆化县作协的同志又把为迎接建国五十周年编选的一本诗选寄到我的案头了，我一页页读着，兴奋不已，遐思不止。

隆化位于我省燕山北麓，乃由华北平原穿紫塞燕山，通往内蒙古东部坝上草原的过渡地带，古为边塞或“胡夷之地”，在史籍中有关它的资料极少。据史料记载北魏曾置安州，辽置北安州，几经兴废，清宣统三年始建隆化县。这里也许出过英雄人物，也许有过文人咏叹，但史书上全无记载，我们只能感到有一种地灵人杰之气，但呼唤不出他们的名字。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里才出现有名有姓的诗人，在九十年代末这里才出一本诗歌选集……

这是隆化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诗歌选集，它的意义非同寻常！让我为它的出版热烈欢呼！燕山北麓，伊逊河畔，奠下一块诗的宏伟殿堂的基石！

我以为，这本诗歌选集的出版，得力于它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也得力于那里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得力于诗人们的努力和组织者的敬业精神，这几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1998年春，隆化县作协和承德市作协联合举办了为纪念董存献身五十周年的诗歌大赛，推出了一批歌颂崇高、赞美英雄、关注现实的好诗，曾经让我激动，现在，他们又编出了这部歌颂祖国、歌颂英雄、礼赞生活、青春和爱情的诗选，一个县作协，一年干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大事，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在这本诗选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迸发着泥土的气息，也闪耀着诗人们才华之光。

“呵，五十岁/信息风拂动你的乌发/人与生物圈正拥吻新的生机/为把史诗般的五十年壮剧储入光脑/让大厦般的现代化宏图插入云际/你奋力挥动十万万双臂膀/以咄咄逼人的气势高呼/开始！中国的新世纪”（潘克奇《五十岁》）打开诗页，一股对祖国深沉爱的暖流撞响我们的胸膛；“董存瑞高举的，/不是奖杯，/不是酒具，/是自己的灵魂，/才顶天立地！”（步九江《心中的雕像》）这里融入了对现实思考的英雄颂歌，字少、意深，它不是批判却有一定的批判意义。我常想，思想解放，带来诗的观念更新，诗歌不再是政治的说明书和中心工作的口号，诗的道路更加广阔，但绝不意味着诗从此与政治无缘，也绝不意味着呼唤人们积极向上的诗

句从诗中消失，而转向只写个人卑微琐细的情绪。而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理论家是有误导的，影响了一些年轻人，这是很可惜的。可喜的是，生活在基层的诗人比较坚定，因为他们知道人民大众需要什么。面对着1998年的洪水我想过，此时此地，那些只讲有些朦胧“感觉”的而不让人读懂的诗，会有市场么？

我以为，诗的天职就是要诗人品味和传达出人生的酸甜苦辣本来的味道，就是要探求和揭示人生的生存道路的深层体验。在这部诗选里，《生活颂》这一辑是很厚实的。孟仁在《我是农民的后裔》诗里写道“父亲沉着脸说一声：‘下地！职业来得就这么容易！’”，

“我是农民的后裔/我不悲戚/我没有待业的焦躁和忧患/我没有菜篮子的拥挤和挑剔/我没有赶不上末班车的苦恼/我没有得不到聘用的妒嫉……”诗人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对农民生存状态，对农民的忍辱负重给予了热情的赞颂。近年来，写农民的诗少了，我很希望隆化的诗友们深入体验，多写一些。王舜的一首题为《忙》的诗，写了人们嘴忙：扯闲篇，唠家常，骂腐败，写了人们的骑车忙：约情人，赶舞场，喝大酒，打麻将；写了“贵人”坐车忙：会小蜜，进包厢……很是写出了一些世相；王丽霞的《六月的阳光》写的是一种生命体验：“人生漫漫/总会有风有浪/重要的是心里有太阳呀/否则走到哪儿/你也会感到日子暗淡无光”作者写到过六月阳光给人“燥热的压抑/久蓄的烈焰/唯能放纵泪的清涼”，同时不忘让六月的阳光疗伤，善待生命。生活需要这样的诗。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面对痛苦和挫折，就要挺起身来，更好地生活下去……

诗选里有许多好诗，限于篇幅，不再摘引。这部诗选里的诗，多是无固定节行的自由体诗，而太自由了，写出好诗并不容易。既然诗不同其他文体，

讲形式，讲节律，讲押韵，诗人们就应该在形式上有所探求。在诗的形式，或者说文体建设方面，我们的前辈，从我们那片天空升起的巨星郭小川是先行者，需要我们学习、研究和继承。我欣喜的看到，隆化的诗友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诗选里有一些注明律绝或写了词牌的旧体诗词，这些旧形式自然可以利用，而吴淑兰的《中秋》、赵守印的《思故乡》和《秋日路上》却未标词牌，这样讲字数固定，不受节的限制，不受平仄拘束的诗就是一种新格律，这样的诗视觉美丽，读起来声韵流畅，不妨多试，这正是在古典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这是一条路子。诗人雁翼不久就有这样一本诗集出版，不约而同，便是规律使然。

隆化有这么一个很强大的诗人队伍，已取得很可喜的成绩，层楼更上，写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诗，我看是指日可待的。

1998年11月1日于石家庄

诗的青纱帐

何 理

新时期以来，隆化的诗歌空前发展，作者一茬接着一茬，可以说是塞外诗的青纱帐。

八十年代前期，承德创办了诗刊《国风》，又举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端阳诗会与郭小川诗歌学术研讨会，为隆化的诗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这个阶段，“文革”前曾在《草原》月刊发表过组诗的孟仁，大声疾呼：“我呼吁：诗人们，请想着农村！”于是，他“在苦水里扬起风帆，在冬夜里点燃乡情，在沉郁中放飞欢欣”，几年里写了大量的农村诗。孟仁祖籍山东莱阳，自幼父走海外，母亲病逝，他跟随修铁路的姑父走南闯北，1966年高中毕业前夕，已发表短诗50多首，两年后下乡插队投亲，便来到了隆化。孟仁跟土圪瘩打了三年交道，脚下那片情有独钟魂有所系的热土，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情感投射场，他的农村诗不论是格调欢欣还是沉郁的，都能给人向上的力量。著名诗人郭小川曾说过，“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孟仁的诗源于生活，象北方泥土一样质朴，通俗易懂：“晚辈在她眼里/是随时要修改的作品/……把一串乳名反复滋润/她虽不是中流砥柱/却擎着一个民族传统的灵魂”（《老娘亲》）“我是农民的后裔/我不悲戚/我没有待业的焦躁和忧患/……尽管疲惫总是苦恋着我/可我从未成为它的奴隶/每天，当门轴拉响我上工的信号/我便去田野上完善我的设计/静听庄稼拔

节的声响/我会美乎得忘了自己”(《我是农民的后裔》)这些看似平常却是“新颖而独特”的诗句,是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这是孟仁诗作魅力的所在的主要因素之一。他的农村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除了写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抒情诗以外,还写了不少哲理诗和散文诗,最近出版的《人生断想》,就是这方面的收获。

步九江早在1980年《燕山》文学期刊创刊时,就任其诗增刊《国风》发表了颇有特色的诗作,从此走上诗坛,至今已近20年。他当过正经的庄稼人,放牧、砍柴、种地、打场,样样全会,苦辣酸甜各种滋味儿都尝过,199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九江四味集》,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本诗集是酸甜苦辣生活的“大拼盘”。步九江和孟仁都是本土诗人,写了包括组诗《山乡之歌》在内的不少农村诗,反映了农村伟大变革以后,山乡新的景象和农民的心态,格外的朴拙亲切。这本诗集涉及现实生活较广,不乏佳作,在艺术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以诙谐幽默的语境抒情言志,大胆使用夸张和比喻,奇妙的想象和联想,并使俗言俚语入诗。这种特色在他以后的诗中,依然十分明显,《毛泽东的胃口》就是突出一例:“咀嚼古今中外,/从不硌牙;畅饮五湖四海,/如品奶茶”,“毛泽东的胃口,/是铜墙铁壁,/有黄河长江,/在这里交叉”等等,才思机敏,妙语联珠,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步九江既写新民歌:“莫道神通太广大,/从来不理绳和法。/如今老包遍天下,/人口都是虎头铡。”(《我用民歌劝某君》之一)也写民歌体新诗,还写自由体诗:“而今幻想到餐桌,/再也不是‘精神改善’。/中国的老百姓,/像谷穗一样,/沉甸甸!”(《中华——丰收的国度》)“导火索,/浓缩着,/急促的呼吸;/炸药包,/轰响出,

“生命的意义！”（《心中的雕像》），他的这种自由体诗，诗句都比较短，节奏感强，并往往带有民歌的格调，激越明快，脍炙人口。他用这种自由体写的长篇抒情诗《白色音符——献给5月12日护士节》、《国庆节，唱给母亲的歌》，激情澎湃，气贯长虹。步九江的诗不拘一格，为群众喜闻乐见，诗如其人，颇具特色，实在难能可贵。

已故老作家薛理是隆化文学事业的开拓者。他不仅在民间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金马奇案》的出版，为隆化也为承德立下一块丰碑，在诗歌史上也应记上浓重的一笔。薛理在1982年第八期《国风》上，以火达为笔名发表了一组四首的小叙事诗《农村来客》，第一首写个红脸的，他曾饿得眼睛发蓝，如今推车进城，用大米换玉米面；第二首写个黑脸的，他是生产队的清官，进城状告那号有头有脸敲诈勒索的人；第三首写个白脸的，他是社办厂的佼佼者，因手不干净开始交待，进城来探听情况；第四首写个紫脸的，他过去红得过分，农村伟大变革以后丢了权，看什么都不顺眼，进城来发牢骚。这组小叙事诗别开生面，在反映社会矛盾方面颇有力度，情节集中而又能充分展开，语言生动幽默，四个有代表性的农村人物，被塑造得入木三分，鲜活逼真。薛理在《农村来客》这组小叙事诗前面，写了一段他对诗的领悟和见地，虽是只言片语，对我们来说却很珍贵：

盲人，大概吟不成五光十色的诗；聋子，把声音牵入诗行也颇困难。诗人的眼睛和耳朵，应该有比如今微波遥感器和超导接收机更大的灵敏度。

有人说，诗贵咀嚼。但最好是花生米，不要老牛筋。时代命令我把一些色彩和声音奉献出来。尽管我对于它们还不富有。

刘常杰是北大毕业生，当初走出校门，到穷乡僻壤的隆化来锻炼，弹指间就是二十多年，他本来有机

会回到原籍北京市郊顺义县，可没有离开魂牵梦绕的第二个故乡，如今两鬓虽已生出华发，但血热如初，是我由衷钦佩的一位好友。正因如此，我读了《移栽》这首诗才倍感亲切：“饮着异乡的水/同样清甜清甜的滋润肺腑/触摸异乡的阳光/同样晴朗晴朗的暖流酥酥/扯起异乡的春风/同样可做生命的欢舞”，最后写道：“抽几枚针一样细小的新绿/对土地我衷情如初”。《青年林》可看作是姊妹篇，他以杨柳为象征，写当年在河湾“埋下一截青春”的他们那一代：“天地间的风雨旋转而去，/留下一圈一圈的年轮，/年轮里五味俱全，/还能听到最后的足音。”刘章在序言中说：“诗的天职就是要诗人品味和传达出人生的酸甜苦辣本来的味道，就是要探求和揭示人生的生存道路的深层体验。”这两首抒情短诗，就是把握了这个穴口。1982年举办“中年诗会”时，与会者走出大山，到震后的唐山体验生活，正如薛理所言，刘常杰的眼睛和耳朵，具有诗人应有的灵敏度，写了《新唐山》这首讴歌唐山新生的抒情诗，在《诗刊》上发表，成为诗会的主要成果之一。诗中的“而低凹的浅海，漂泊着油毡纸/漂泊着难以名状的记忆/每个唐山人都对这里/充满患难相依的情感/因为这是分娩新唐山的胎衣/包扎伤口的巨大绷带/春风会把它扯去”，以及《今日，我说长城》中的“今日，我说长城，/它不是腾飞的大鹏，/它是今日一/中华民族扬起的眉峰。”，《那时，他走在小路上一怀念小平同志》中的“云路迢迢/难得看清北京的灯光/他只有默默告诫自己/忍耐/也是一块真正的钢”，传达的同样也是人生甘苦的本来味道，揭示的同样也是人生生存道路的深层体验，总之一句话，就是诗化了的精神状态。刘常杰先后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对诗仍不改初衷，忙里偷闲。

白瑞兰、王晓霞是在步九江之后开始起步，在省内外报刊都发表过不少诗作，为人们所瞩目。王晓霞原是隆化县三道营乡编播员，由于她在诗歌创作上崭露头角，在各级领导和有关诗人、专家的热情关怀下，1983年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自费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在隆化县民委。后来她在编辑《合欢花》小报时，由于诗牵红线喜结良缘，便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王晓霞的一些诗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反映出山乡的变化和向往，“梦中旋转的石碾/旋转成月光一片/哦，我的故乡，千里之遥/也感受到你日子的甘甜”（《梦中的思念》），“妈妈，您不是早就盼望/山里人的愿望和祖国一起飞吗/瞧，天安门前那面飘动着的旗——”（《妈妈，我买了一件新衣》）。写诗犹如酿酒，从发酵的原料中提取精华，《红叶》这首短诗也由“浓缩”的乡情酿成“如火”的人生美酒：“父老的心血在上面储存/乡情在上面浓缩”，“人生都应该这样/如荼如火”，“燃烧的生命/才能煮沸生活”。《影子》、《一枚桃核》、《我的爱情》等羽翎般纯情的短诗，也是善于剔除糟粕、提取精华的佳作。白瑞兰原来是一名乡村女教师，在河北省作协廊坊作家班毕业，淡泊名利，没有奢望，如同空谷幽兰，一直保持着一一种平静的心态。王晓霞是满族，白瑞兰是蒙族，都供职于隆化县民委，并且，她也是诗作红线，与本县有诗才的徐国志结为伉俪，传为美谈。199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白瑞兰与另外三位女性合著的诗集《诗的四弦琴》，涉及面较广的30多首诗，可以说是“灵魂的刻痕”，一个精神的世界。她说：“诗，对许多人是呐喊，是抒情，是誓言；对自己则是一种述说，甚至喃喃的，甚至无声的。”我们从著名诗人张志民称誉过的《“点”的自述》等诗，便可品味到这是一种心态平静的叙述

姿式，也是诗的一种内趋品格。白瑞兰的诗视角取向多是“近景远思”，《采蘑菇》一诗很有代表性，第一、二节写近景：有人在前面采了大蘑菇，她就在后面采着小蘑菇，走在身后的人连小蘑菇也采不到，“那就采一篮子的阳光和空气/鸟声与草色”，第三节写的远思“再以后上山的人/是否又有大大小小的蘑菇呢/那时/阳光还正好么/鸟声、草色、空气呢”，这样就显得很空灵，也很理智，表面上看似平淡如水，仔细一品颇有味道。《致月》也代表白瑞兰诗歌艺术的一个特征，即对象征的把握，对构想的穷索，乃是她营造诗歌的基点。

八十年代，是承德诗歌空前发展的年代，隆化就是它最葱郁的一片青纱帐。当时比较活跃并在创作上有收获的，还有薛小雷、黄树勇等。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潘克奇，也开始与诗结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写在董存瑞献身的地方》这组诗，就写在那时，比同类题材的诗写的都早，可称为开山之作。最近两年，潘克奇又笔耕不辍，激情似火，诗作迭出，比青年劲头还足，令人刮目相看。作为隆化这部诗选开篇的《五十岁——献给我的祖国五十岁生日》，是他这一段的扛鼎之作，“为推出恢宏史诗的上演/奏响最后一个强音/为夯筑千秋大厦的奠基/砌好最后一方磐石/呵，五十岁/当纪元曙色倏地泛出浅红/你已矗牢时代的脚手架/掀动历史的启幕键/为共和国再扬起开始的令旗”，深沉而炽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知识，高度的概括和灵动的思辩，都传达出一种信息，潘克奇底子不薄，他的诗歌创作还会更火。他与刘常杰在县里都担任领导职务，却一直热心关怀诗歌创作，又亲自动笔写诗；而孟仁、步九江等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自己锲而不舍地在上新的台阶，还无私地发现、扶植诗歌新秀。二者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运转有序的链条，从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一直推动着诗歌创作的发展，这是隆化诗歌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振平是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众多新人当中，既有诗才又是诗歌与文学创作出色的组织者。他关心别人的创作胜过自己的创作，不辞辛苦，上下求索，跑东跑西，乐而不疲，隆化县成立作协时被大家推选为主席，成为推动隆化诗歌创作运转有序链条上最新的一环。今年上半年，在王振平的精心组织下，隆化县作协与有关方面联合举办了“存瑞杯”诗歌大奖赛，然后又紧锣密鼓地主编《隆化诗选》，作为向建国 50 周年庆典的一份献礼。当然，王振平早就与诗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与张春霞结为诗途伴侣，本身就是一首值得称赞的爱情诗，组诗《遥远的思念》纪录几个真实而又浪漫的片断，自然展示出他的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而他与李民联袂写作的组诗《在董存瑞烈士陵园》又展示出另一个侧面，站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点，思考人生，讴歌崇高，“几代人无时不静静倾听/墓地四周树木发出的声响/也就有许多欲念因此而颤抖/许多奢望因此而暗淡/无论昨天还是今后/存瑞精神/回照着历史与现实/感悟着我们全部的人生体验/在存瑞墓前/死亡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这振聋发聩、撼人心灵的诗句，给人巨大的鼓舞和力量。这组诗是近年受到好评的佳作之一。

九十年代，隆化诗歌蓬勃发展，新人犹如雨后春笋，灿若群星，佼佼者大有人在。王舜出版了处女诗集《一个男孩梦》，在诗途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很赞赏他苦心经营短诗，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追求传统的明朗美，把平淡如水的东西写出波澜，写出味道，使人耳目一新。这本诗集中的诸多佳作，都有发现有感悟，有些诗还富于生活气息和情趣，《头场雪》

把雪花拟人化：“清晨的雪姑娘/把我拉出门/呼啦啦围上一大群/……有几个顽皮鬼/撞在额上戏耍/一不小心摔碎了身/于是 额头涌起/清凉的温馨/哦哦 冬天来临”。《忙》是一首以民歌为基调，用白描手法生动描绘出一幅世相图的好诗，全诗共分三节，其一写“树荫下/是俗人/屁股不忙 嘴忙/忙着扯闲篇/忙着唠家常/忙着骂腐败/忙着骂他娘”，其二写“大道上/是凡人/自行车不忙 骑车的忙/忙去约情人/忙去赶舞场/忙去喝大酒/忙去垒城墙”，其三写“轿车里/是贵人/开车的不忙 坐车的忙/忙着会‘小蜜’/忙着赶‘包厢’/忙着去‘OK’/忙着去‘拿桑’”，读后不禁感慨。以写农村诗为主的张秀玲、张雅君，以写古体诗词为主的哈占元，近些年来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我主编并即将出版的《承德十家青年诗选》中，入选了他们三人的创作成果。

在九十年代的诗歌新人队伍中，有些我很熟悉，有些却很陌生，翻到他们的佳作抑或是几句好诗，都吸引了我，使我喜出望外。沈文的《庄稼缝里看城市》，李民的《水文测温》，包丽珠的《国庆抒怀》，徐国志的《草色》，蒋雨莲的《红烛下》，谢向英的《乡村二月》，王丽霞的《六月的阳光》，吴淑兰的《中秋》杨树杉的《采桑子》（外二首），都是来自现实生活，诗中或多或少都包容着新颖而独特的东西，都有闪光之处，读后能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

九十年代隆化的诗歌创作愈加充满活力与生机。祝愿这片诗的青纱帐不断地蓬勃生长，不断地喜获丰收！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下旬于枕山书斋

目 录

序.....刘 章 (1)

诗的青纱帐.....何 理 (5)

第一辑 祖国颂

五十岁 (外四首).....潘克奇 (3)

中华——丰收的国度 (外七首).....步九江 (11)

今日 我说长城 (外一首).....常 杰 (16)

日历·中国 (外二首).....孟 仁 (22)

让我牵起你的手 (外一首).....刘 有 (24)

七 月.....沈 文 (25)

国庆抒怀 (外一首).....包丽珠 (26)

登天安门城楼.....龚 河 (28)

七月情思 (外二首).....陈春生 (29)

领 路 人.....赵景诚 (33)

胸 音.....王景冷 (34)

醒来的雄狮.....马清波 (35)

走进十月 (外一首).....刘继文 (36)

台湾呵绿宝石 (外一首).....王晓霞 (37)

站在极顶石上思索 (外一首).....黄树勇 (39)

春 风.....谷景林 (41)

遥想母亲.....徐成林 (42)